



家有潮妈

雨 凡

老妈曾是小学教师，退休后跟我们住在一起。今年已经六十多岁的她，却是一个十足的“潮人”。

老妈最大的特点是好学。在我们用QQ聊天时，她就跟我们请教，热情高涨地注册了账号，好友比我们的还多。当时老妈还建了很多QQ群，她这个群主忙得不亦乐乎。后来有了微信，她自然不肯错过，七大姑八大姨都被她拉进群。老妈常常发些鸡汤文，给我们分享的同时，她也自得其乐。

老妈年轻时就喜欢读书，写些文字。退休了更是有大把的时间去搞文学创作。我们常在朋友圈里读老妈的文字，朴实无华，读起来也非常温暖。渐渐地，我们成了她忠实的粉丝，不断点赞和评论，支持老妈写下去。让我们没想到的是，老妈居然还申请了一个微信公众号，不断推送她的文章，阅读量一篇比一篇高。老妈对文学艺术的执着追求，真让我们敬佩不已。

爱逛街购物是女人的天性，老妈自然也不例外。不过，最让老妈的姐妹们佩服的是，她率先学会了网购。只要看中了什么，老妈会热心地帮姐妹们下单，还不忘来一段走心的文字，“亲，你的宝贝帮你拍了，留心查收哦！”“这款真的适合你，就像为你量身订做的一样，好好打扮自己，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嘛！亲。”

前不久，老妈跟我们说想出去走走。我丝毫不感到意外，这就是老妈的“潮”。老妈想去看海，一个人去，不需要我们陪，来去一个星期。在嘱咐了N次后，老妈兴奋地去旅行了。老妈看了海，游了泳，还玩了沙滩排球，带回了满满的、温暖的记忆。看老妈的照片，老妈以大海为背景，摆了好多造型，笑得像朵向日葵，哪个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啊！老妈发了一条朋友圈，照片上只有一句话：“再不疯狂，我就真的老了！”

家有潮妈，丝毫没感到生活的单调。老妈的各种潮，其实都是对生活的热爱。



父亲的爱

颜克存

在我回老家的那几天，正值秋雨季节，天气突然间就转凉了。雨后，我和父亲去看他心爱的庄稼。

跟着父亲的脚步，我几乎把家里的一亩三分地全都转了一遍，只剩最后一块地较远，父亲说他就在那块地里种着玉米，由于秋雨来得太突然，还没来得及把成熟的玉米棒子收回家，所以想亲自去看看。但是去那块地得蹚过一条小河，一连几天的雨早已使河水涨了起来，水不深，这对父亲来说根本就不算事儿，他穿着草鞋，可以直接从水里蹚过去，可我不行，当我正准备脱去鞋袜的时候，父亲制止了我，他说用不着那么麻烦，并弯腰半蹲在了我面前，还一本正经、态度坚定地说要把我背过河去。

面对父亲突然做出来的决定，我是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，一时间竟然不知该如何是好。看我有些难为情，父亲没有多说什么，再一次单膝曲着弯腰蹚了下去，而且一只脚已经踩进了冰凉的河水里，就等我趴上他的后背。

“爸，您先过去吧，我脱了鞋自己过去。”父亲没好气地说：“咋啦，现在长大了，是不听我的话了呢，还是担心我老了背不动你啊？”父亲根本没打算让我回答，接着又给我下了道命令：“快点儿，别磨蹭了，水凉，你没必要脱鞋子……”听了父亲坚定的话语，我只好放弃了坚持。就这样，我自童年之后，时隔几十年，又一次趴在了父亲温暖的背上，被父亲背过了河。

父亲是庄稼人，老实，他的爱也和他一样。小时候，父亲用他那双长满老茧的手不辞辛苦劳作，他把爱融入在一年365个平常日子的烟火气里，为我撑起了一个幸福的家，他的后背，就是我温暖的“舞台”，曾给我带来无数的欢笑和快乐，只是这么多年过去，父亲从未从口中说出一个“爱”字，所以他的爱一度被我在不知不觉间给忽视了。

现如今，父亲老了，头发也花白了，但他对我的爱，却不曾有半分减少，依然是那么浓烈，那么真实。

说书楼观展



芦培晶

历时一年多提质改造开街后，说书楼里正在举办“流水年华——寻找钟楼街”沉浸式怀旧主题展，我于近日参观了此展。

步入说书楼一层，首先映入眼帘的，是一个巨大的双锥对顶式的有机玻璃透明沙漏。在古代没有钟表指示时间，我们的祖先就是利用沙子漏出的时间来计时的。展出前，由公益平台时尚回响和艺术家王晰策划，太原理工大学的师生给予技术支持设计制作。每日早11点至晚8点整点时往下飘落照片。来参观的客人总是瞪着好奇的大眼睛向上望着，有的儿童双手拍着沙漏的外壁高兴地手舞足蹈，奇怪那照片是怎么掉落下来的。

顺着窄陡的木楼梯上至二楼，展示之物更是吸引人们的眼球。在“账本里的流水年华”展柜里摆放着张健民老人一家41年的生活账本，共计13本各式塑料皮的本子，详细记录着主人从1952年至1953年的家庭生活账。这个展柜前吸引着很多中老年人驻足观看。有人念出了声：8月3日洗澡支洋0.05元，买前门烟2盒支洋0.78元，9月4日买信纸信封支洋0.20元……这些简单零碎不起眼的几分几角钱，它记录的是社会前进的脚步，是大家的共同经历。年轻一些的观众也从中了解了那个年代的故事。

另一个吸引人的板块是一楼陈列区域“三转一响”，它代表着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家庭大件贵重物品的走向，指的是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和收音机，是当时男婚女嫁必备的物品。一些年轻人好奇地扶着老自行车拍照留念。

在“人民照相馆”前，观众争相观看上世纪各个年代的老照片，从服饰、环境中寻找着过去的踪影。一位志愿者手指着展框中自己的照片，绘声绘色地向观众讲解着其中的故事。那是36年前他与新婚妻子的合影照。那一天他们正举办回门仪式，地点就是当时的帽儿巷实习饭店。当他们送出亲朋好友后，摄影师建议在饭店院前很有风景的地方合个影，正当摄影师按下快门时，一对外宾夫妇向他们走过来。外宾比比划划地向他们讲着什么。这位志愿者用不太流利的英语与之交流。得知外宾夫妇来自新加坡，是向新婚之人讨一对红鸡蛋，实现外宾所在国的乡俗，让新人与他们双方各自都得到彩气。由于当时手头没红鸡蛋，当征得外宾夫妇的同意后，这位志愿者向后厨的大厨师寻得一对茶叶蛋，使外宾得到了满足，也让自己完成了一项“国际主义的义务”。志愿者的讲解赢得了观众的一片掌声。

整个展览通过全部400余件展品，使得参观者感受到时代的进步。



潘纪东 阿黑/摄



母亲的“一人麻将”

赤 耳 文/图

我的老母亲，虚龄九十九了，身体依然康健。母亲健康长寿，或许可以找出好多理由来。但村里人常说，是母亲活得洒脱，活得自在。自己玩麻将的活法，就是一例。

午饭后，母亲经常找她的老姐妹们玩牌。后来，我们就发现她不去看了。问她，说是找人、等人，太麻烦。而有些老人太计较输赢，也让她不习惯。有一天，她不知怎么想到，把家里的一副麻将翻了出来，摊在桌子上，一个人玩了起来。玩着玩着她便上了瘾，而且乐此不疲，一玩就是二十多年。后来，我们曾搬过三次家，每次搬家都有一批旧物被淘汰，但母亲的这副麻将却视如宝贝，始终清点我们带着。

一开始，母亲的一人麻将，与四人的玩法大体相同。四个方向的牌都面向自己，哪门和了都算一盘。我

们曾和她开玩笑说，“四门的牌你全知道，还不是想和哪门和哪门？”她笑笑并不作答，依旧洗牌、码牌、起牌、打牌，该吃就吃，该碰就碰……然后和牌，玩得兴趣盎然，津津有味。

人常说，一心不能二用。可母亲玩麻将，从来不误看电视。若有好的电视剧，她会准时打开电视机，一集一集，一天一天，从头看到尾。每当看到电视中的稀奇事，便讲给我们听。从去年夏天开始，我好几次进她房间，发现电视中演的都是江苏台的“非诚勿扰”。我曾打趣地问她：“找对象的节目，你能看懂？”她笑笑：“瞎看哩。”细想想，对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来说，一切都已趋于平淡。看懂怎样？看不懂又怎样？老人自己看得高兴，自己玩得高兴，也是儿孙们最大的福气了。

如今，我家是武家庄第一个五世



同堂的大家庭，有近60人。平日里上班的上班，上学的上学，忙家务的忙家务……能围着老人转的毕竟有限。而母亲每天浇浇花，下楼转转，然后打开电视，摆开麻将，与这些朋友们照照面、对对话、过过招……既动脑子，又动手，日子便过得既欢快，又充实。如今，母亲的眼依旧不花，耳依旧不背，思维仍算清晰，手脚还算利落。一人麻将，功不可没！